

■ 思绪点滴

# 寻找焦点花

○ 春和

盆花插好,摄影师过来拍照。他转了两圈,找不到聚焦点。我暗自思忖,明明插上焦点花了,他怎么找不到聚焦点。我随摄影师的目光仔细观察盆花,望过去每面都错落有致、上下呼应,只是每面都波澜不惊,确实找不到聚焦点。

我盯着那朵作为焦点花的百合,问题出在它那里。这朵三个枝头的百合只含苞不怒放,矜持地站立叶材中间,显得低调不起眼。我立即换了朵盛开的粉百合,整盆花一下子亮起来。摄影师兴奋不已,举起相机围着盆花拍个不停。

焦点花属插花术语。它是花艺作品的核心,处在构图中下位置,一般选用丰满、茂盛、匀称的花材。这次插花,我选百合作为

焦点花。盛开的百合花朵呈块状,颜色清丽,在整盆花中起着点睛作用。

自从学习插花后,我经常在沿途寻找焦点花,却从未发现合适的,要么花朵偏小,要么色泽太暗,要么花型普通,它们担不起焦点花的重任。我疑虑,难道一定要在特殊环境里培养出来的大型花朵才能做焦点花?

偶然见到一则新闻:天安门广场中心花篮以红掌为焦点花。红掌花型那么小,怎么成焦点花?据制作者介绍,他们把红掌做成大的组合花。红掌颜色是红的,像一颗颗红心,寓意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团结奋进。我突然开窍,普通的花朵只要聚集起来,也能成为焦点花。

花如此,人一样。一件事,参

与或关注的人多,影响面广,自然成了焦点。我在职场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关注焦点,那个焦点不是“花”而是“问题”。如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企业改制,大批职工因此分流了,改制不仅改变了他们的经济来源,也改变了他们固有的思维方式。在大浪大潮面前,有人乘风破浪大步前进,有人无所适从迷茫徘徊。那时,我几乎每天都在接待被改制的企业职工。在听他们倾诉的同时,我思量着所涉人群及其他他们今后的出路。梳理中,被接待人群的面貌浮现出来,他们大多是企业的基层员工,企业是他们另一个家,是他们的精神寄托,他们急需找到继续生活下去的支撑点。那时,我们把事关大批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作为焦点问题,当天汇总情

况,向上级反映问题根源,提出解决方法以及可能引发的下个焦点问题。

习惯成自然。后来,我到了其他部门,在参与调研重大变革措施时,第一反应就想着可能涉及的人群和引发的焦点问题,与其他部门一起做好风险评估和预警预案。我的最大愿望是变革措施平稳走进群众、服务群众、普惠群众,如春天的好雨,无声地滋润百姓生活。

几年过去,我离开了那个部门,关注焦点不再是我的职责,但身边不断出现的网络热点常唤醒我的关注力,促使我禁不住多看几眼,如近期顶流明星被刑拘事件等。有时,我也陷入困惑,别人的事怎么会有那么多网友围观、评议、传播?经历事情多了,渐渐

明了,我们正处在包容开明、通讯发达的数字时代,人们对有涉公序良俗的事件发表个人看法也属正常。只是把人性的黑暗和卑劣展示在众目睽睽之下,带给人的体验是喧嚣和嘈杂,感受不到解决问题的务实和真诚。

近日,我与老师探讨焦点花材。她说,插花本身要求“起把宜紧”,视花器为大地,将枝条盡量靠紧,让人感到植物都从一“点”出发、一处生长,这样的插花才有生命力,至于什么样的花材做焦点花,则由插花人的构思决定。

我回头再看那朵焦点花,绚烂而美丽。从今往后,焦点花无论是艳丽花还是普通花,我都愿做它的插花人,让它尽情散发美的韵味,在生活里成景成境。

■ 亲身经历

## 监管所记事

○ 吕煜明

省里启动重大公共突发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进入第三天,无事不出门,出门戴口罩,成为我们防控疫情的一条“铁律”。于是,口罩等防疫物资全线告急。上头下拨到我们监所的口罩数量极其有限,本单位工作人员所需尚存在较大缺口。而每天监所陆续要释放刑满人员,这部分人员出所时给不给他们戴口罩?有人提议,让前来接回释放人员的家属自己想办法解决。

非常时期,口罩戴与不戴关乎人的生命和社会公共卫生安全。对此,所里主职领导思想统一,认识一致:无论是在押人员还是将要释放的罪犯,其生命都受法律保护。我们宁可想些其他办法,或者自己节约使用,也要匀出口罩给出所人员,规避其释放返家途中被新冠病毒感染的风险。

一只口罩只有巴掌大小,虽然很轻也很薄,却能阻挡细菌和病毒,避免传染,监管民警法情共融的人性关怀,让走出高墙的释放人员心里备感温暖。

一天晚上值守,无意中与几位同事聊到工作强度这一话题。每个人所处的岗位不同,职责分工不同,所付出的脑力、体力当然也不尽相同。之后,我专门来到提押班,对他们每天频繁穿行的监室与审讯、会见室的那段路程,进行脚步“丈量”。

真可谓不走走不知道,一走吓一跳,监室到审讯、会见室之间的最短距离为100余米。按照平均每天提押90人次计算,那么,从白昼到黑夜,提押班的同事将羁押人员从一间间监室提出,再到审讯室或会见室,相当于来回行走约15公里;有时视频开庭,则需步行更多的路程。

难怪我看到提押班同志们的额头和脸颊常常汗津津的,不只是炎热的夏天,其他季节也是如此。尤其是在疫情防控常态化

的形势下,规定民警在提押犯罪嫌疑人时必须佩戴口罩,嘴巴鼻子整天被捂着,汗水与呼吸所产生的水蒸气常常渗透口罩,想必也挺难受的。

我心里暗暗想着,从行走的路程及冒汗的程度看,所里提押班同事的体力消耗无疑是最大的,体会到了监管民警的辛苦。

一天中午时分,看到自己采写的题为《一场特殊的见面会……》的文章,刊登在一家省级报纸的头版,心里未免有些激动。一则是因为稿子能被编辑看中,作为要闻上头版不容易,二则是觉得自己能够把所里连续6年“安排亲情会见,唤醒浪子回头”的经验与做法宣传出去,供人参考借鉴,也算是尽到了一位民警及报社通讯员的责任。

这篇报道所反映的内容是:一位名叫小丽(化名)的女子,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入所。小丽被绍兴市中院裁定判处有期徒刑3年10个月。有一天,管教民警小杨发现小丽情绪十分低落,行为举止也有些反常。通过谈话,得知小丽70多岁的母亲罹患癌症,接受化疗后,生活不能自理。小丽担心自己刑期较长,入狱时怕见不到母亲,内心焦躁不安。

所里领导得知小丽的“心事”后,决定为其安排一次亲情视频会见,希望借助家庭力量,共同帮助小丽稳定情绪,安心改造。当小丽看到年迈体弱的母亲在其姐姐的陪同下出现在会见室时,百感交集,流着眼泪忏悔过去,一再表示要自觉服从监管,用实际行动改邪归正,早日获得新生。

看到这一幕,我们在场的每位民警也被感动了,同样更深刻地认识到亲情会见的作用与价值。这一做法,收到了与法律和其他社会帮教不同的温情效果。

■ 难忘记忆

## 儿时的牛栏屋

○ 滕世群

记得小时候,我们生产队的牛圈,叫牛栏屋。生产队牵牛的小孩叫瑞涛,大家都叫他小涛。小涛爷爷是“牛货郎”,即买卖牛的经纪人。小涛小学辍学后留在生产队里牵牛,我们便常到牛栏屋找他玩,牛栏屋就成了我们的乐园。

牛栏屋是一排破屋,在东阳溪沿,我家旧菜园边。这里空余的地方用以堆稻草,这稻草堆是捉迷藏的最好去处。

牛栏的稻草堆深处,经常会发现一窝小老鼠。小老鼠大多没长毛,肉质透明,眼睛未开,但会发出轻微的“吱吱”声。这个时候,小孩们会围成一圈瞧上半年,瞧够不觉稀奇了有时就扔了,有时大人来了取去做药材,是什么药材,我至今不知。

有时牛栏屋的稻草堆里也会蹿出一只黄鼠狼。抓黄鼠狼就热闹得不得了,牛栏屋被小孩掀翻天,但黄鼠狼是抓不到的,你能看到他的影子就算不错了。大人抓黄鼠狼是用黄鼠狼套,类似现在抓老鼠的铁笼,只是用木头做成,形状更大。把诱饵放在木笼里,诱饵最好是鸡肉,黄鼠狼好这口,往往会落入圈套。大人为什么要抓黄鼠狼,因为它的皮那时可以卖给供销社,而且价格很贵,一张皮可以卖4元钱,这在那个年代是个大数目。所以有段时间黄鼠狼都绝迹了,全怪它这身皮。这几年黄鼠狼又多起来到养鸡的破屋里偷鸡吃,因为再没人抓黄鼠狼,它的皮无处收购不值一文。这是黄鼠狼们的幸事,但害苦了养鸡的人家。辛苦养了大半年的阉鸡,又又大肥用来做年鸡,一不留神成了黄鼠狼舌尖上的美食。

还有一种神秘的动物——狐狸,牛栏屋里从没出现过。大约牛栏屋太破烂它不属于光顾。但据传大礼堂的戏台上常

出现一只白狐,而且会幻化成一位白衣女仙。所以大礼堂不是逢年过节演戏热闹非凡的时候我是不敢去玩的,尤其那个礼堂尽头平日里幽暗的戏台,谁知道戏台下隐藏着什么。常有大人说又见到了一道白色的影子,那几天便是经过礼堂街上的门口也要快步走的。

牛栏里的牛终究要老去,待耙田耕田所有的农活干毕,就有一头老牛再也干不动活了,这时就快过年了。生产队粮仓后的院子里就会砌起一个巨大的土灶,一口大锅置在上面,锅里再加一个一人多高的圆木桶。土灶边上放着几捆不知从哪里搞来的干柴。一切准备就绪。这一天早上就让老牛吃上一顿好饲料,由小涛牵着它拴在大队花园里那棵高大的梧桐树下。在老牛四只脚蹀上轻轻套上挑稻草时用来捆稻草的粗麻绳,几个壮劳力拽着麻绳随时待命。这时候,杀牛郎一手持一柄巨斧,一手掂着一个铁凿来了,走得磨叽磨叽,好像故意要折磨围观的人,特别是小孩的耐性。杀牛郎慢不经心地抚摸着牛头,像猴子妈妈给宝宝抓虱子一样。可是他瞒不住老牛。老牛的眼里会掉出一两滴眼泪来,或许它并不知道杀牛郎要干什么,这一两滴眼泪是它本能的直觉;也许它还心存幻想,正享受着杀牛郎手抚摸的温度。杀牛郎终于开口了,不紧不慢悠长地喊一声:都把手放背后去。这意思是,老牛啊,我不能援手救你!

而我这个乡村的孩子,在这个滑稽而又自欺的仪式中,确实得到了最早的同情、悲苦、感恩的教育。我现在回想,那老牛卧在田里,是不是一尊佛,它以自己的一切,成全了辛苦的农人种种需求。

■ 笔随心动

## 感念老兵

○ 章慧芬

7月31日上午,西子湖畔。由浙江省政府新闻办公室、浙江出版联合集团主办,中国作家协会《诗刊》社、浙江人民出版社承办的《窗口——陈灿诗选》新书发布暨研讨会顺利举行。我也有幸参加了这次研讨会。

我与陈灿相识、共事于上世纪90年代初。读他的诗,听他讲故事,那时的他绝对是我们的偶像。作为“战士诗人”与战斗英雄,他经常收到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,我们都是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看着他拆信、读信、回信,这应该是他当时最幸福的事。

回望陈灿的诗歌创作历程,可分为三个阶段:一是在战场,二是在野战医院养伤,三是在各种工作岗位上。在战场,生命随时可能消失,他利用枪炮的间隙,躲在猫耳洞里写诗;在战场上负伤后,他忘记痛苦,躺在病床上写诗,或者口述请医护人员帮着记录;此后,不论岗位如何变换,夜深人静之际,是他悄悄与诗歌对话的最美时光。

《解放军文艺》原主编、著名诗人刘立云这样评价陈灿:他的诗用他的灿烂生命告诉我们,什么叫家国情怀,什么叫死生契阔,什么叫柔肠寸断。读他的诗,你将跟随他穿越风暴、雷霆、历史的峰回路转,也将听见他的呻吟、歌哭,如同江河那样写在大地上的百感千情。

陈灿说过,他的诗里可以拧出血来,他的诗都是战友的骨头在撑着。《窗口——陈灿诗选》中,尤其关于伤残老兵的那些文字,流着血,带着痛,催人泪下……

此时,我禁不住想起电影《芳华》里的男主角刘峰,一位和陈灿一样参加过那场战争,且失去右臂的老兵。刘峰交不起高额의罚款,又因生活所迫,被无良城管打倒在地,假肢被甩出老远……这样的场景又岂止出现在电影里?

我身边的老兵是幸运的,或者说越来越幸运了。小外孙的太姥爷是一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兵,离休多年仍是整个家族中工资最高的;二哥的岳父参加过抗美援朝,这事我们过了很多年以后才知道。二哥的岳父是农村户口,从前几年开始,他每月能拿到退休金及津补贴,心情特别好。我老家邻居家的孩子,刚从部队退伍回来,当地交警中队招聘辅警,要优先录用他,当地最有实力的保安公司也希望他加盟。“现在当兵回来,越来越有地位了!”邻居最近自豪地说。

■ 直击真相

# 怀想男人的样子

○ 王珍

看了一个视频,是有关郑州地铁5号线“7·20事件”的。视频的最后,当逃生获救的希望出现时,乘客们很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共识:让孩子孕妇老人先走,再让女人先走,最后才是男人。很感慨,在灾难当头的危急时刻,郑州人能够沉着冷静、顾全大局、井然有序、听从指挥。特别是男人们,在危难之时所表现出的临危不惧、先人后己的英雄气概,让我看到了现代文明人良好的道德修养和人性的光辉,还有男人们顶天立地的人格力量。

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,上海剧作家沙叶新写过一部话剧《寻找男子汉》,曾经轰动一时。这是一出幽默喜剧,通过女主人公舒欢寻找男子汉的经历,表达了剧作者对民族气质的寻觅和呼唤。

曾经,日本演员高仓健,美国

演员史泰龙、施瓦辛格等,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女子们刻骨铭心的男神。和时下女人在恋爱时看重男人有车有房一样,当时,硬汉形象是女性找男友的首选。

当年,有不少年轻女孩把男子汉气质简单地理解为“高大威猛,会为了女生打架”。后来的结果是不少女人大呼上当,说,还以为他会为我遮风挡雨,到头来,这些年的风风雨雨全都是他给的。

所以,光是刚强铁汉的样子是为偶像剧打造的,和现实关系不大。就像一个笑话说的那样,一个五岁的小孩犯了错被他爸爸追打,走投无路中“嚎溜”钻进了床底深处。爸爸叫他赶紧出来,男孩哭着大喊:“男子汉大丈夫说到做到,我说不出来就是不出来!”这种口头的“男子汉大丈夫”,太儿科了!毕竟,男女不同,

除了生理和外表,更在于内核和灵魂。

但等到那些年曾经猛追电视剧《上海滩》中许文强、丁力的女孩们成了母亲之后,发现生活在和平年代太平盛世,生活不是打仗,不是丛林冒险,也不是野外生存。威武强壮地战天斗地,并非男人最重要的任务。在家做个菜、送娃上个培训班,和女人共同承担家务的暖男,远比冷酷的男子汉更实用。

如今的社会分工,也不再像农业时代的“男耕女织”“男主外、女主内”那样男女有别。基本上女人能做的事男人都能做了,如保姆、护士、航空服务生等等。而科技的进步、交通的发达,让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——上下楼乘电梯、出入以车代步,很多体力活也逐渐由机器替代了。除了健美教练等个别职

业,四肢发达的肌肉男的高光时刻确实已经过去。

不知不觉间,梳妆打扮不再是女人的专利。香水、底霜、唇膏,绣花裙服、耳环钻饰等,没有什么是男人们不可以涂抹、穿戴的。上美容店,做指甲护理,男人也是常来常往。影视屏幕中,更是“眼线美男”的天下。长相俊美俏丽,喜欢涂脂抹粉、喜欢照镜子的“妈宝男”“伪娘”堂而皇之地盛行起来。“软萌”成了男女通用的形容词,各种选秀中,更是性别含糊不清的中性者吃香。就像作家韩寒说的那样:“‘超女’选出来一个‘男’的,‘好男儿’选出来一个‘女’的。”

如果这些只是社会的多元化倒也无妨,但若是成为一种主流的审美取向,使阴盛阳衰走向极致,形成万里江山一片“娘”,那也

起我种的这些不结果的丝瓜:“我种了许多丝瓜,藤爬得老高,丝瓜果却一条不结,这是什么缘故?”父亲说:“丝瓜要种在田地里,田地有泥土气;泡沫箱、花盆只能种种好看的,不中用。”

时至今日,种了一辈子地的父亲逝世近一年了,我家也已经迁居,丝瓜也不种了。在整理几个泡沫箱时,见楼上窗户外还挂着从我家阳台攀爬上去的一根枯焦的丝瓜藤,我的耳畔顿时又响起父亲的话:“丝瓜要种在田地里,田地有泥土气。”

哦,“接地气”才是丝瓜结果最要紧的。

淡定

郭建生 摄

■ 闲情逸致

## 不结果的丝瓜

○ 沈永良

随着天气转暖,我撒在泡沫箱里的丝瓜籽,悄悄地探出了小脑袋,接着长出了许多丝瓜秧。我把它移植到已经种上小蕃茄、茄子秧的旁边。

时间过得很快,等蕃茄、茄子快要败落之时,丝瓜藤已蓬蓬勃勃地爬上了架子,且有一路向上之势。

丝瓜藤青青绿绿,甚是可爱。我下班回来每天浇水,因为它的根系躺在水泥板上,会被灼热的太阳烫死。

丝瓜生命力极强,一缕阳光,一瓢清水,丝瓜藤蔓就会沿着竹竿搭成的棚子攀爬分掌长叶。不久,葳蕤满架,爬上了阳光房、爬上了空调外机,甚至从墙角的水管子上一一直攀爬到

了楼上那户人家的防盗窗。

妻说:“这些丝瓜长得这么高,不长丝瓜,有什么用,抽空把它弄弄掉算了!”我不甘心地说:“暂时把它当作风景吧,这些丝瓜是地地道道的本地品种,到秋天可能会结果。”可到了秋天,还是只长藤蔓,不结丝瓜,连黄花也没开几朵。

立秋过了,丝瓜的果还是没有生出来,看来希望已经很渺茫。我因为在医院里陪父亲,丝瓜已两天忘记浇水。我推开后园,架子上的丝瓜藤,已全部变黄,焉了。无奈,我索性把满架、爬上了阳光房、爬上了空调外机,甚至从墙角的水管子上一一直攀爬到

在医院里,我陪父聊天,顺便说